



母亲的鸡蛋茶

□戴龙成



“昨天夜里，我有个病人咳嗽不止，喝了一碗鸡蛋茶就好了，夜里睡了个好觉。”今天下班回家后，妻子不经意的一句话，让我瞬间想念起已经故去十多年的母亲。因为这个能有效缓解咳嗽痛苦的鸡蛋茶做法是母亲教给我的，我又教给了妻子，现在妻子又把这个做法教给了她的病人。

我小时候身体比较弱，但又爱疯玩，容易出汗，所以每年季节交替的时段总是容易患上重感冒，并且伴随着发烧咳嗽，久久不愈。那时候没有电灯、电视，更没有网络，农村的夜晚没有什么可以娱乐的活动，再加上生病了体弱无力，只能早早忍着频繁咳嗽的痛苦上床睡觉。不过，对付这感冒咳嗽，母亲有她的绝招。

到现在我都清晰地记得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母亲忙完手上的活计，总会给我做一碗甘甜的鸡蛋茶。伴着昏黄的煤油灯，母亲轻轻唤醒我，左手把我从枕上扶起来，然后右手端着温热的鸡蛋茶慢慢地喂我喝下去。

那时候，对我们家来说，连鸡蛋都是极其珍贵的。家里虽然养了十几只母鸡，但是需要靠着它们、靠着卖些鸡蛋补贴家用；我们平常是极少舍得吃鸡蛋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感冒咳嗽不止，一直睡不好，母亲肯定舍不得拿出两个鸡蛋，来给我做鸡蛋茶喝。

神奇的是，每当我喝下母亲调制的鸡蛋茶，那股钻心般疼痛难受的咳嗽就会瞬间消失，那一天也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睡到天亮。这成了我儿时非常深刻的记忆。后来长大了，到外地读书，母亲担心我患了感冒咳嗽睡不好觉，就把这个做法教给了我。往后的日子，这碗神奇的鸡蛋茶一直陪伴着我，如同母亲在身边照顾着我一样。

妻子是医生，深信西药对感冒咳嗽的治疗作用。因此，刚开始她并不相信鸡蛋茶的功效，普普通通的鸡蛋怎么能够对付得了病因复杂的感冒咳嗽呢？尽管如此，每逢她感冒咳嗽不止，睡不好觉，我总是要“顽固”地跟她推荐母亲的鸡蛋茶；但她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不肯接受的。

大概婚后第二年的那年夏天，事情发生了转机，她患了比较严重的感冒，跟我小时候一样，也是咳嗽不止，一直睡不好。借此机会，我再次跟她推荐了母亲的鸡蛋茶。因为熬不住咳嗽的煎熬，她总算是答应试试。没想到这一试，就让妻子彻底改变了对鸡蛋茶的看法。她喝了我按照母亲的配方调制的鸡蛋茶后，效果马上就显现了，后半夜竟然没有一声咳嗽，睡得安安稳稳。

从此以后，妻子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只要她感冒咳嗽，睡不好觉，就会主动要求我给她做母亲的鸡蛋茶，哪怕那时候我已经睡着了。不仅如此，妻子还把母亲的鸡蛋茶配方教给了她的病人，只要哪位病人因为感冒咳嗽睡不好觉，她都会毫无保留地教会病人如何制作鸡蛋茶。病人服用后也确实很有效果，都竖起拇指夸她有妙招。就这样，一碗鸡蛋茶改变了妻子对中国传统食疗文化的认识与理解，也帮助了越来越多的病人。

说起来，这碗鸡蛋茶的做法，并不复杂，只需将两只鸡蛋打碎，倒入摄氏八九十度的开水冲泡、搅拌，滴上几滴香油，再加入适量的砂糖即可。但是这碗鸡蛋茶，对我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意义。母亲已经故去十多年，在漫漫时光里，我已经从心底里接受了母亲的离去，即使想起与母亲在一起的过往，也不会泛起很大的涟漪了，但今天妻子的这句话，让我再难忍住不去拧开那感情的阀门。

母亲出身很好，听大舅讲，缔造共和国的革命先辈都曾多次拜访过她家。但生于那乱世，时代激荡，让母亲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。后来嫁给老实巴交的父亲，一辈子都在苏北农村种地为生。因此，我一直遗憾于母亲的人生过于普通平淡，没有什么值得子女传说的高光时刻；但今天妻子的这句话，让我瞬间改变了对母亲的看法。

我想，这碗通过妻子在病人中间不断造福的鸡蛋茶，就是母亲留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。

为外婆拔火罐

□贾明明

小时候，对外婆印象很深的一件事，是她有啥身体劳累不适的，便喜欢拔火罐。可以说，外婆对拔火罐情有独钟。用她的话讲，拔火罐能去湿气、清淤毒，这一拔，能拔出健康，拔出精神。头疼感冒、腰酸背痛，她都能用“拔火罐”的方式应付过去，很少见她打针吃药。

说起外婆的那一堆“火罐”，其实都是些就地取材、信手拈来的瓶瓶罐罐，其中以雪花膏的空瓶子最多。这种短粗的瓷瓶，在外婆眼里是上好的火罐。每年冬天，家里人用完的雪花膏瓶子，都被外婆搜集起来，成了她眼里的“宝贝”。

在我眼里，外婆是劳动的好手，干起活来，不惜力气，一个顶外公两个。那时候插秧，全靠人的两只手，外婆在田里扎下腰，非要一口气把秧苗插到对面才肯直腰。外公速度本就比外婆慢，还经常直腰，就更慢了。一场春种下来，外婆累得走路得扶着腰。这时，火罐就该派上用场了。

只见外婆趴在炕上，撩起后背的衣衫，外公开始给外婆拔火罐。两三根火柴一起丢进雪花膏瓶子，趁着火旺的时候，猛地扣下去，轻旋几下，火罐就吸附在了外婆腰上。有时点一根火柴，再点燃一张纸，丢进瓶子，作用一样。

外公左一个、右一个，直到外婆的腰上、背上，爬满了火罐，方才住手。我看着那燃烧的火焰，贴近外婆的皮肤就感觉疼，外婆却说她皮糙肉厚不怕疼，就是疼，也只是疼那么一下，“唰”地就过去了。要是不拔，腰一直疼下去，才麻烦。

每次拔完火罐，外婆都说，这下舒服多了，便又开始在家里、田里地忙活。我那时有些怀疑，一个小小的火罐，真有这么神奇？

外婆有时头疼，还自己在脑门上搁个火罐。正面的火罐够得着，她自己来。脑门的位置有限，一般就拔一个火罐。二十分钟后取下火罐，脑门上有一个肿胀的紫色印记。

那次，外婆在脑门上扣了个火罐进进出出，而电视上正在放《西游记》，看她脑门顶火罐很像银角大王，我不由喊了一声：“银角大王！”外婆也不生气，一把抓起屋檐下晾晒的葫芦，托在手里，冲我大喊一声：“孙行者，我喊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”“老孙在此！”我应了一声。外婆念了声：“收！”接着做了个盖盖子的动作。

有一次，外公不在，外婆让我给她拔火罐，我有点下不去手，生怕烫着外婆。她一再鼓励我大胆去做，于是她的后背成了我的试验场。经过几次尝试，火罐才牢牢地吸附在她背上。她不忘冲我竖起大拇指：“我外孙就是聪明，几下就学会了。”

自从我会拔火罐，几乎成了外婆的御用拔罐师，即便外公闲着，外婆也很少喊他了。几个火罐，几根火柴，几张旧纸，组合成“拔火罐”套件，多少减轻了外婆过度劳作带来的伤痛。

我记不清给外婆拔了多少次火罐，只记得后来自己拔罐的技术大有长进，火罐一下就能吸附在皮肉上，很少有脱落的。同桌有次说他头疼，我建议他拔罐，说我能操作，他还真就同意了。当时读小学二年级的我，在他家里找了个雪花膏空瓶，点了根火柴，撕了张作业本上的纸点燃，丢进罐子，不由分说就卡在了他脑门上。二十分钟后，我给他取下火罐，他兴奋地喊：“头不疼了，好了！”

后来，外婆故去，我再没给人拔过火罐。有次看到同事肩后有几个印记，像是火罐，又不太像，一打听，他说去医馆拔的气罐，我便没再多问。

拔火罐、刮痧，是中医常用的外治方法。以前，很多家庭都会这些，如今的人们很少会这些操作的了，习惯了大病小病往医院、诊所跑。每当我想起外婆，便不由想起拔火罐这事，前人往事像一堆炭火，稍稍拨弄，便感觉暖上心头。

